

五年級閩南語朗讀稿

05 蝴蝶公主

王秀容

我細漢踫高雄市籬仔內，毋是市區，對學校轉來厝裡有兩條路。若行大路，店濟、車濟，青紅燈愛緊過；若行小路，有圳溝、有水田，會當慢慢仔行、寬寬仔耍。免講，攞嘛揀小路較趣味。到今想著行佇春天的田路邊，心肝穎仔猶是笑甲糖甘蜜甜。

阮放學攞嘛笑頭笑面，穿白色的 siat-tsuah，藍色的吊帶裙，若像佇天頂飛的白雲。阮戴柑仔色的碗公帽仔，袂輸路邊綴春天的風，搖來搖去的花蕊。查埔囡仔早就共鞋仔褪落來，鞋帶結做伙吊佇領頸，蹺圳溝咧耍水。阮查某的較毋敢，就佇邊仔看，連鞭喝講欲共個爸母投，連鞭著愛細膩，莫去予個潑著水。個嚇欲共阮潑予澹，阮就緊走。走去佗位？走去逐飛啊飛的蝴蝶。

我上愛佇春天的田岸邊逐蝴蝶。個飛佇空中若咧跳舞，停佇花蕊若公主穿嬌嬌咧看你。我捌共手伸出來迎接個，有一兩擺仔個會乖乖仔飛來我的手裡。我嘛捌予同學看著個停佇我的帽仔頂，可能蝴蝶嘛知影我袂害個。有當時仔我會共雙手展開學個飛，我這隻假蝴蝶飛袂懸，只好擰頭看個佇空中共我攞手講：「後擺才閣陪你要！」

我都市囡仔捌的蟲豸無幾款，除了蝴蝶，賭的攞若像

冤仇人全款。我用手拍蠔仔、按狗蟻，提樹奶擗胡蠅，捎淺拖仔損蛇蛻，涎金龜縛伊的跂予覘圓箍仔飛，掠蟋蟀仔予相觸、相咬，掠火金姑轉來關蠔罩，先拈田嬰才共放予飛！遮的恐怖事件，攞予我心驚驚，嘛足對不起個，誠後悔啦！細漢人咧時行飼娘仔，講欲予變蝶仔，我嘛是毋敢。我干焦恰意蝴蝶若公主的恬靜、優雅。

到今，逐冬三月、四月，涼冷仔涼冷的春風吹來，樹仔頂發新穎，春天溫柔的日頭光，對樹桷縫掖落來，花蕊、草仔攞笑笑仔嬌，蝴蝶攞守信用，會出來跳舞。雖然我細漢的田岸小路、圳溝已經變大樓，做伙放學的囡仔伴嘛已經變老，毋過，天頂的白雲，猶原綴春風咧飛，春天的花蕊，猶原伴春光咧笑。蝴蝶公主一直踫佇我永遠春天的城堡，恰我迤迤！

五年級閩南語朗讀稿

07 磅麥仔芳

黃美銀

進前見若拄著拜一早起欲去學校，攞會足勢拖沙，就愛等到時間倚倚倚才會甘願出門。毋過，彼工的禮拜一，我透早就攞好咧等阿母。伊閣講：「敢是今仔日天欲落紅雨？啊無哪會遮反常。」

連普通時仔上感的摒掃鐘仔聲，聽著嘛敢若袂蓋歹聽。塗跼猶原是落遐爾濟的葉仔咧等阮來掃，講嘛奇怪，逐家今仔日的效率特別懸，真緊就掃甲清清氣氣。

無倂久，就看著一台發財仔車，對遠遠的所在，駛過去停佇學校運動埕邊仔彼欉苦楝仔樹跼，我的心嘛綴咧飛過去矣。因為車頂載的家私會當變出阮欲食的磅麥仔芳。欲提來磅的麥仔，攞是阮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囡仔親手種的。

會記得欲掖種的時，阿公驚阮共掖的種子踏踏死，愛阮學個那行那掖，感覺真好耍。收成的時，阮有學『拾穗』彼幅名畫，綴佇割麥仔機後面，向咧拈麥仔穗。會按呢做，除了欲體會彼種感覺，嘛向望另工若是咧畫圖的時，會當畫了較有感情。雖然阮毋是拈拾，毋過老師會提拈起來的麥仔穗，教阮做一寡仔嬌嬌閣有意義的物件，嘛算是一兼二顧。

麥仔總算是收成矣，阮學校種的這三坵，是遮附近上慢收成的，足濟厝烏仔因為無當討食，攞飛對遮來捅。無論是學尪仔冊內面做稻草人，抑是掛光碟片反光欲共嚇驚，攞無蓋有效。蹓學校邊的阿公看毋是勢，驚阮猶未收成，麥仔就攞飼烏仔去矣，趁歇暍日阮無上課，專工去買炮仔共個嚇驚。收成了後的麥仔，曝佇籃球場邊仔，老師有教阮按怎用耙拂來反麥仔。日頭猛，耙拂重，彼時才真正體會著「一粒米，百粒汗」的道理。

看著欲磅的麥仔佇桶仔內滾絞，聽著頭家歎聲的聲，就知影欲磅矣，逐家緊共耳空掩起來。一下磅好勢，麥芽膏攪攪咧，研平切做一塊一塊，阮就排隊去頭前，一人一塊提來食。

一喙一喙沓沓仔哺，彼種食佇喙內小可仔甜甜閣淡薄仔鹹鹹的芳味，我永遠會記得。除了喙內，就連心肝頭嘛是彼款甜甜的滋味。

五年級閩南語朗讀稿

08 巧豬

沈瑩玲

阮是可愛的阿豬，生做古錐閣聰明，顧厝是我的牆頭，司奶是我上勢的本等。講到遮，相信逐家攏知影我是啥人矣。雖然我叫阿豬，毋過我毋是豬，因為細漢四界流浪，後來予管理員拈來做公豬予逐家飼，所以我號做阿豬。我有牧羊犬的巧氣、土狗仔扭掠的跤手和規身軀軟軟的毛草，真正是人看人恰意，無共我摸攏會睏袂去！

社區內有一个共我惜命命的阿伯，逐工透早七點攏會佢我佇地下室約會。享受腥臊的早頓了後，我就送伊去上班。有一擺，伊共朋友對美國提轉來，欲送我的四秀仔抹予我食。我一下鼻，哎喲！烘甲有砵砵的豬耳仔，是欲叫我這個老歲仔的牙槽齧予歪去喔！我毋食，伊就一直抹予我，抹甲實在是袂忍得矣，我頭越咧就走。想袂到阿伯氣甲罵我是好命狗、毋知好歹，就氣掣掣去上班矣！

自按呢我就去樓頂門顧厝、佢逐家跋感情，嘛袂癮去食彼塊四秀仔。阿伯轉來看一下氣甲！這聲真正代誌大條矣，雖然公寓來來去去的人真濟，毋過真心疼惜我的人無幾個。阿伯若毋插我，從今以後我腥臊的早頓就烏有去矣！翻轉工，我早早就去等候阿伯。看著伊，我尾溜搖咧趕緊走去共司奶。毋過伊煞車駛咧做伊走，害我規工鬱卒佇心

內。

隔轉工，阿姆佢阿伯做伙落來，我的尾溜是搖甲強欲落去。阿伯猶是毋插我，阿姆就跼落來提彼塊豬耳仔講：「哎喲！這烘甲有砵砵是欲叫伊按怎食啦！我聽一下心花開，總算有人了解我的心聲矣。阿伯就番講：「是按怎人美國狗有才調食，你這隻老狗就是毋願共我鼻芳一下？」車門關咧就做伊出門矣，害我心肝穎仔察一下，就閣跋落去無底深坑。了後我起感心，共豬耳仔咬起來齧看覓。想袂到伊沐著濕氣已經變較軟略矣，我就開始啗啗仔哺，真正是愈哺愈芳，愈哺愈繼喙。阿姆看了真歡喜，就敲手機仔予阿伯。阿伯講：「算伊巧，目睷有漿泔，知影好落軟，若無我就欲共伊放生矣。真正有巧，飼伊無了，哈哈……。」